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歐陽脩資料彙編

下冊
洪本健編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歐陽脩資料彙編

下冊
洪本健
編

中華書局

褚人穫

【詞誣歐陽文忠】王銍《默記》載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，爲此降官。而錢世昭《私誌》又述公自作之詞云：「江南柳，葉小未成陰。人爲絲輕那忍折，鶯憐枝嫩不勝吟，留取待春深。十四五，閒抱琵琶尋。堂上簾錢堂下走，恁時相見已留心，何況到如今。」考甥女依公時方七歲，公豈便有此心？且詞前一段，乃與僧《咏柳含春回回偈》相似。郎仁寶亦云：「此詞後一拍，全似他人咏公者，決非公所作。或錢世昭因《五代史》中多毀吳越，故詆之，如落第士子作《醉蓬萊》以嘲公也。」（《堅瓠集》首集卷四）

【歐公詩戲】劉原父晚年再娶，歐公作詩戲之云：「仙家千載一何長，浮世空驚日月忙。洞裏桃花莫相笑，劉郎今是老劉郎。」原父得詩不悅。一日，歐公與王拱辰同在會間，原父戲曰：「有一學究訓徒，徒誦《毛詩》至『委蛇委蛇』，徒念從原字，學究怒而責之，曰蛇當讀作姨，毋得再誤。明日，徒觀乞兒弄蛇，飯後方來。先生怒其來遲，欲責，徒曰：『遇弄姨者，從衆觀之，先弄大姨，後弄小姨，是以遲也。』」歐公亦爲噱然。蓋歐公與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，歐公先娶王夫人，姊亡後，再娶其妹。故拱辰有「舊女壻爲新女壻，大姨夫作小姨夫」之戲。按簡肅公墓文，拱辰兩爲公女壻，而詩話皆作歐公，未知何故。（同上二集卷一）

【神仙太守（節錄）】成化中，華亭張東海翁爲南安太守，律已愛物，大得民和。壯年休致，子皆成名，殊無一事累心。蘇州別駕周德中，目爲神仙太守。汝弼章十絕以答之，見其無仙。又有長短句一篇，

意尤高古，因錄詩并歌云：……歐陽自號無仙子，卓識真知冠古今。弱水蓬萊在何處，愚夫白骨紫苔深。（同上五集卷三）

【銀蒜】歐陽永叔仿玉臺體詩：「銀蒜押簾宛地垂。」蘇東坡《哨遍》詞：「睡起畫堂，銀蒜珠幕雲垂地。」蔣捷《白紵》詞：「早是東風作惡，旋安排一雙銀蒜鎖羅幕。」銀蒜蓋鑄銀爲蒜形，以押簾也。宋、元親王納妃，公主下降，皆有銀蒜簾押數百雙。（同上補集卷五）

厲鶚

【石經考異序（節錄）】歐陽子《集古錄》所收金石文字最廣，獨遺唐《石經》不載。（《樊榭山房文集》卷二）

【六藝之一錄序（節錄）】歐公《集古錄序》云：「物常聚於所好，而常得於有力之強。」其言豈不信然哉？而又以爲「好之已篤，則力雖未足，猶足以致之」。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。公之後有胡戡秀才者，效公集古，作琬琰堂。濟北晁無咎爲作詩云：「君不見廬陵公，往爲學士修書日，詔畀千金訪遺逸，遺文逸字往往出。」是公《集古》之作，在翰林修《唐書》時，奉勅訪求，且有千金之購，詎得謂力之未足乎？故好之有力而能聚，其上帝王，其次公卿，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。若夫布衣糲食、窮居野處之士，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，亦未必能得，得亦未必能聚，詘於力之不足，往往然也。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，乃撮其大要，別爲錄目，兼作跋尾，以傳後學。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，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，好之而能聚，不暇爲錄，以傳於世，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。此時有力

之強，不能不爲之詘，而慕歐公之爲者出焉。自宋迄今，爲圖，爲評，爲編，爲譜，爲史，爲志，爲錄，爲略，爲目，爲記，粲然備矣。（同上）

鄭 燮

【與江賓谷江禹九書（節錄）】 文章有大乘法，有小乘法。大乘法易而有功，小乘法勞而無謂。五經、
▲左、▲史、▲莊、▲騷、▲賈、▲董、▲匡、▲劉、諸葛武鄉侯、韓、柳、歐、曾之文，曹操、陶潛、李、杜之詩，所謂
大乘法也。理明詞暢，以達天地萬物之情，國家得失興廢之故。讀書深，養氣足，恢恢游刃有餘地
矣。六朝靡麗，徐、庾、江、鮑、任、沈，小乘法也。取青配紫，用七諧三，一字不合，一句不酬，拈斷黃
鬚，翻空二酉。究何與于聖賢天地之心，萬物生民之命？……詞與詩不同，以婉麗爲正格，以豪宕爲
變格。變竊以劇場論之：東坡爲大淨，稼軒外脚，永叔、邦卿正旦，秦淮海、柳七則小旦也；周美成爲
正生，南唐後主爲小生，世人愛小生定過于愛正生矣。蔣竹山、劉改之是絕妙副末，草窗貼旦，白石
貼生。不知公謂然否？（▲鄭板橋集補遺）

馬 位

▲石林詩話：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，蓋公未嘗至吳中；今
吳中山寺，實以夜半打鐘。然亦何必深辯，即不打鐘，不害詩之佳也。如子瞻「應記儂家舊姓西」，夷

光姓施，豈非誤用乎？終不失爲好。（《秋窗隨筆》）

過 珙

《上范司諫書》 極簡重嚴正之中，自具奔騰超忽之狀。初學反覆熟讀，行文自然容與簡易，無艱難勞苦之態。（《古文評註·評語卷八》）

《縱囚論》 深文刻筆辨駁處，令人幾無處躲閃，似近于刻。然本于人情之論，則又至恕也。歐公嘗自言：「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。」良然。（同上）

《朋黨論》 「朋」字說得開天闢地，而小人曾不得一側足其間，此正破漢、唐、宋黨錮之禍，無足爲君子病，而反足爲君子重。立論極是有識，宜仁宗之終爲感悟也。（同上）

《伶官傳論》 以豪筆寫其雄心，悲情壯語，繁後繞前，非永叔不能有此姿態。（同上）

《宦者傳論》 說出宦豎之隱，計深慮長。始失于習近而莫知，終成乎親暱而難圖，最中隱弊，故人主貴慎之于早。（同上）

《送楊真序》 楊子心懷鬱鬱，而歐公借琴以解之，故通篇只說琴，而送友意已在其中。文致曲折，古秀雅淡，言有盡而情味無窮。（同上）

《梅聖俞詩集序》 昔人有言，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。意者窮而後工，非特詩也。而永叔特于詩發之，一篇雖序其詩，終傷其窮。蓋詩既窮而後工，寫其窮，正是寫其詩。鬱勃頓挫，須看其始終一片憐才

至意處。（同上）

《釋秘演詩集序》序秘演詩集，則秘演是主，曼卿是賓，歐公自己尤賓中之賓也。通篇妙以賓主陪襯夾叙，而以「盛」、「衰」二字爲眼目映帶收束，其間覺文情花簇而章法緊嚴矣。此法時文、古文原自相通，不可歧而視之也。（同上）

《畫錦堂記》題曰「畫錦」，却反把衣錦之榮一筆掃開，此最是歐公善於避俗處。前後贊頌韓公，皆是實事，初無溢美。如此功德文章，正堪並傳不朽。（同上）

《豐樂亭記》從干戈用武之後寫出一片太平景象。中間慨幸交集，無限低徊。記山水，却純述本朝功德，看來此老胸次有須彌大。（同上）

《真州東園記》坡公《凌虛臺記》由盛而逆料其衰，歐公《東園記》因興而追憶其廢，俯仰之間，同一感慨，而文字變化，意到景新，可謂奇紀。（同上）

《峴山亭記》以其人之足思，則山之名亦特著。文情起伏頓挫，無限情態俱從一「思」字取意也。（同上）

《醉翁亭記》從滁出山，從山出泉，從泉出亭，從亭出人，從人出名，一層一層復一層，如累疊階級，逐級上去，節脈相生妙矣。尤妙在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及「太守之樂其樂」兩段，有無限樂民之樂意，隱見言外。若止認作風月文章，便失千里。（同上）

《瀧岡阡表》以「有待」句爲主，却將「能養」、「有後」兩段實發有待意，逐層相生，逐層結應，篇法累累

如貫珠。其文情懇摯纏綿，讀之真覺言有盡而意無窮。（同上）

《祭石曼卿文》 玉露元、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，海蟾笑曰：「人何曾死，而君乃畏之求生乎？所可死者形爾，不與形俱滅者固自在也。」通篇只是此意，曼卿得此，可以不死矣。淒清逸調，讀之令人悲酸。（同上）

《秋聲賦》 秋聲本無可寫，却借其色、其容、其氣、其意，引出其聲。一種感慨蒼涼之致，淒然欲絕。未歸到感心勞形，自爲戕賊，無時非秋，真令人不堪回首。

王鳳洲曰：孫巨源《秋怨辭》云：「黃葉無風自落，秋雲不雨常陰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搖搖幽恨難禁。惆悵舊歡如夢，覺來無處追尋。」大畧卽此段意，古今以爲奇絕，可以參觀。（同上）

秦朝鈞

臘月八日曉起，庭除浩然，夜已得雪。因憶宋仁宗時，冬月得雪，諸臣入賀，朝退，晏元獻招集諸名士擁爐賞雪，飲酒賦詩，歐陽公在座得句云：「應念西征十萬師，鐵衣寒重骨欲折。」晏公視之不喜，歐退，元獻謂人曰：「好好宴集，歐九輒喜作閤。」時正值元昊鴟張，西夏用兵也。晏公爲宰相，當佐天子擇將帥，恤士卒，念及用兵，惻然傷心，天下有一夫不免飢寒，引爲己罪，方得大臣體。乃已不能然，而人言之，而復惡之，斥曰「作閤」，是何心也？豈所謂清客宰相乎？嗚呼！後樂先憂，范希文真人傑矣。（《消寒詩話》）

陳玉瑾

【忠裕堂集序（節錄）】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，莫如歐陽修、蘇軾，故其文既取重於當時，復流傳至今日。……二公當日經濟與文章相表裏，他不具述，卽如歐公《通進》一書，嫻嫻千餘言，反復利害，洞悉事機；而蘇公上神宗一書，亦嫻嫻千餘言，痛陳時政，骨鯁之氣，凜然筆端。他日，二公之建樹，卒能如其書之所言。（《忠裕堂集》卷首）

劉大櫟

【論文偶記（節錄）】昔人謂意盡而言止者，天下之至言也；然言止而意不盡者尤佳。意到處言不到，言盡處意不盡，自太史公後，惟韓、歐得其一二。

唐人之體，校之漢人，微露圭角，少渾噩之象；然陸離璀璨，猶似夏、商鼎彝。宋人文雖佳，而萬怪惶惑處少矣。荆川云：「唐之韓、柳，猶漢之班、馬；宋之歐、曾、王、蘇，猶唐之韓。」此自其同者言之耳。然氣味有厚薄，力量有大小，時代使然，不可強也。但學者宜先求其同，而後別其異，不宜伐其異而不知其同也。

文貴去陳言。昌黎論文，以去陳言爲第一義。後人見爲昌黎好奇，故云爾，不知作古文無不去陳言者。試觀歐、蘇諸公，曾直用前人一言否？

行文最貴者品藻，無品藻便不成文字。如曰渾，曰灝，曰雄，曰奇，曰頓挫，曰跌宕之類，不可勝數。……文章品藻最貴者，曰雄，曰逸。歐陽子逸而未雄，昌黎雄處多，逸處少；太史公雄過昌黎，而逸處更多於雄處，所以爲至。（《海峰先生文集》卷首）

【精選八家文鈔序（節錄）】予謂論則韓、蘇，書則韓、柳，序則韓、歐、曾，碑誌韓、歐、王，記則八家皆能之，而以韓、柳、歐爲最，祭文則韓、王，而歐次之。三蘇之所長者一，曰論，曾之所長者一，曰序，柳之所長者二，曰書，曰記；王之所長者二，曰誌，曰祭文；歐之所長者三，曰序，曰記，曰誌銘；韓則皆在所長，而鹿門必欲其似史遷，何其執耶！此韓之所以作《毛穎傳》也。（《海峰先生精選八家文鈔》卷首）

《五代史一行傳叙》 慨歎淋漓，風神蕭颯。（《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》評語卷八）

《五代史伶官傳叙》 跌宕道逸，風神絕似史遷。（同上）

《蘇氏文集序》 沈著痛快，足爲子美舒其憤懣。（同上）

《江鄰幾文集序》 情韻之美，歐公獨擅千古，而此篇尤勝。（同上）

《釋惟儼文集序》 兩《釋集序》俱以曼卿相經緯。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煙波，而忽起忽落，自有奇氣。（同上）

《釋秘演詩集序》 歐公詩文集序，當以秘演、江鄰幾爲第一，而惟儼、蘇子美次之。（同上）

《送楊真序》 《考工記》之言鐘虞，《莊子》之言風，淳于髡之言飲酒，老蘇之言風水相遭，皆能備極形容。歐公此篇，當與並美。（同上卷三十二）

《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》 歐公序文，惟此篇有蒼古雄邁之氣，不易得也。（同上）

《送徐無黨南歸序》 歐公贈送序，當以楊真、田畫爲第一，而徐無黨次之。（同上）

《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》 歷叙交遊，而俯仰身世，感歎淋漓，風神遒逸，當與《黃夢升》、《張子野》并爲誌墓之絕唱。（同上卷四十五）

《胡先生墓表》 叙安定之善於教學，而摹寫其弟子之盛且賢，淋漓生色，末及東歸而諸生執弟子禮，以爲餘波。（同上）

《太常博士周君墓表》 孝行所叙止兩行已盡，故以不能行三年之喪，至舉世廢禮，反復感歎，對面託出周君，才成一篇文字。（同上）

《黃夢升墓誌銘》 歐公叙事之文，獨得史遷風神。此篇道宕古逸，當爲墓誌第一。（同上卷四十六）

《張子野墓誌銘》 以交遊之聚散生死，感歎成文，淋漓鬱勃。（同上）

《徂徠先生墓誌銘》 反覆推衍徂徠之獨立學古處，分明豐足，尤妙在起處十行已盡其生平。（同上）

《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》 中間天子用韓、范、富三公，繼而罷去，從《史記》氣脈得來。（同上）

《峴山亭記》 歐公長於感歎，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，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。（同上卷五十四）

《真州東園記》 柳州記山水，從實處寫景；歐公記園亭，從虛處生情。柳州山水，以幽冷奇峭勝；歐公園亭，以敷娛都雅勝。此篇鋪叙今日爲園之美，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，更有情韻意態。（同上）

陳兆崙

【歐文選序】永叔之摹韓，幾於尋聲荅響，望形赴影矣，而不病其襲，則其說見於老蘇之書，所謂態者是也。態者，非折腰步、墮馬簪之謂，其殆如綸巾羽扇，雅歌投壺，人忙我閒者近是矣。《高司諫》一書，發之最激，而亦不捨其往復百折之常度，老蘇豈欺我哉？《秘演》、《梅聖俞》二序可不存，存以見古人之於朋友文章如此其厚也。不然，則《豐樂》、《峴山》已足盡其致矣。（《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·歐文》卷首）

《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》 仁宗嘉祐七年，以從兄濮安懿王宗實爲王子，改賜名曙，是爲英宗。卽位之二年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，王珪、司馬光、呂誨、范鎮等，皆以爲宜稱皇伯，此實無稽之甚者。歐公不沒父名之議，自不可磨，且並未嘗立廟京師，干犯世統。不但此時無此議，終英宗之世，不過手詔卽園立廟，俾王子孫奉祠，皇帝但稱親而已。何得便據漢宣、哀立廟京師之事，以爲兩統二父而嘵嘵不已哉！唯其語出呂、范諸君子之口，是以後來儒者皆以歐陽爲小。明道亦云：「稱親固非，稱伯亦非，當稱皇伯父。」伯卽伯父也，何至明道先生爲此累語，當是傳者誤耳。宋儒持論，皆不得其平，致明臣援其說，而出之愈激，至于相率哭闕門，而令其主欲避位就藩，釀成張、桂逆祀、空朝逐戮之禍。愚儒猶不省其禍胎於呂、范，而還歸獄於歐陽。歐陽之原議固在也，何不辨白黑若是！至於皇伯之稱之謬，則御批《文醇》盡之。（同上評語）

▲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仁宗慶曆三年以歐陽修知諫院，以杜衍爲樞密使，韓琦、范仲淹爲樞密副使，而罷樞密使夏竦。國子監直講石介大喜，作《慶曆聖德詩》，有曰：「衆賢之進，如茅斯拔。大奸之去，如距斯脫。」其師孫復聞之曰：「介禍始此矣。」未幾，以范仲淹參知政事，富弼爲樞密副使。其明年，出仲淹宣撫陝西、河東，富弼宣撫河北。史稱范、富同心輔政，欲以興致太平。而其大指以明黜陟、抑僥倖爲首務，小人皆不悅之。石介復奏記於弼，勸以行尹、周之事。夏竦怨介，又欲因以傾弼等，乃使女奴陰習介書，改「伊、周」爲「伊、霍」，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，飛語上聞。弼與仲淹懼不自安，適聞契丹伐夏，遂請行邊，石介亦請外，補濮州判。杜衍擢同平章事兼樞密使，尋罷。韓琦以爭富弼，出知揚州。歐此狀正論其事，而有「出使在外，事不盡知」之語。考之本傳，當是由諫官出爲河北轉運使時所上也。未聞仁宗以此狀召還四臣，而歐陽尋左遷知滁州矣。蓋歐陽但知朋黨專權之說爲小人所持以害正不出乎此，而不料有飛語一節更出意外，爲非常異聞耳。曾母投梭於三至之讒，雖以仁宗之明，不能無疑。甚矣，小人之可畏也！雖然，石介輩亦有罪焉。陽長陰消之際，益當以戒懼處之，何用沾沾自喜，授人以柄？▲大易於進退間致憂患，二多譽，四多懼。孫復明於《易》，故策其禍。總之，人之多言政非美事，小臣越職妄議，尤非國家之福。而仁宗於飛語事，終於隱而不發。後數年，韓、富雖復進用，而夏竦之奸不懲，小人無所忌憚。熙、豐以降，卒緣羣小修隙，互相報復，以迄南遷，蓋御下太懦之所致也。彼小人無論矣，衆君子誤國之罪，豈能逃萬世之責哉！（同上）

▲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如說白話到底，而字字人情。明主可以理屈，難以情求。蓋理外之情，

則明主不受，謂其情之私也。若人人必有之情，則人情即是中理，言雖不用，而心未必不折。史稱修論事切直，人視之如仇，帝獨獎其敢言，顧侍臣曰：「如歐陽修者，何處得來？」可知其後之位致兩府，當爲諫官時簡在久矣。（同上）

《本論中》有提掇，有承接，有實疏，有推論，有前按後應，大起大落。單行中，有偶語皆密；偶行中，有單句皆疎。此種於今之八股最近，作時文而不由斯道，亦斷不會好也。觀下篇，亦不出此義，但將「浸之以漸」意暢衍一番。此何事而可爭旦夕之功？此易明也，不錄可也。（同上）

《春秋論上》語語直捷，是包舉大概以立言。第一篇格律也，仰見突兀撐青空，吾將以尋其勝境。（同上）

《春秋論中》此篇專發隱公非攝一事，三案皆翻，唯此較可。蓋惠公元妃孟子，繼室以聲子，生隱。其後宋武公又歸女仲子於公，生桓公。是隱、桓並庶子，而非嫡也。諸侯不再娶，禮無二適。經於仲子並無夫人之文，則是隱之讓桓爲無名，而《三傳》之言攝言假，實不可信。歐陽此論，據經以斷，正矣確矣。即謂隱有讓德，故不書即位以表其美，《三傳》徵事以實之，歐公不當沒人之善，反爲弑君之賊張餒。不知隱公若真有讓事，則亦徒以父之所愛在桓，而成父之志，而陷惠公於以妾爲妻，既非正道，又洩其語，而使奸人發難，不得正其終。始終謬誤，不得謂之善，又何惜於其深沒之耶？故愚謂此一案從歐說近是。（同上）

《春秋論下》此專論後兩案。文筆清辣曲到則更勝，而見理未精，不可從也。蓋《春秋》之義，有直書

而義自見者，亦有文直而事隱，而義愈嚴者，故曰志而晦，微而臧。宰輔儲貳之地位，形迹嫌疑，關係至大，不得以庶獄常情比例，區區分首從及故殺、過失殺之類而便可了也。史遷曰：爲人君父而不明於春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；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，必陷篡弑之罪。蓋正爲此類事而發。而南狐直筆，特傳千古，亦職是故也。向使霍光有學，則不隱霍顯之罪，而亦能早爲之防。宋太宗恪盡子弟之禮，則燭影斧聲之疑，又何自來？聖人洞觀萬世，防微杜漸，不唯使奸回有所顧忌而不敢公行，益令賢者以謹慎保持名行，而毋致墮敗。此文目光，毋乃未遠乎？（同上）

縱囚論 人情、常法，是一篇骨子，道理原是如此。罔達道以千百姓之譽，久已懸爲律令。求勝於堯舜三王，是卽賊其民者也。唐太宗以前，縱囚事非一，太宗亦有粉本。求名太急，類爲此舉。所繫於風俗人心者甚大。羽翼經傳，落紙不磨，可與昌黎諱辨爭雄矣。（同上）

上范司諫書 視韓子爭臣論奧博不及，而剴切殆有過焉。蓋韓大而此切。大，耐人思；而切，悚人聽，較於中材有益。後幅波瀾所到，題外更得一篇陽城論。此法在後漢書尤多。（同上）

答吳充秀才書 「溺」字最妙，柳子所謂「務采色，夸聲音」，明道所謂「玩物喪志」，皆是也。其於夫婦居室之理，鳶魚飛躍之趣，了無得焉，又烏知文之本末及其流派？雖然，今之世，求一溺於文者亦不可得。蓋流品之卑，難乎有恒矣。（同上）

吉州學記 碑版之文，至學舍尤不可苟。不但體裁閑達，而兼有至性纏綿，如與端人正士，懇款晤語，政以樸茂處着脚最牢，用不着纖毫浮脆也。一氣數層，而猶拓之不已，欲其滴水不漏。精神所

到，力自從之。子長以後，韓、曾擅能，此亦其匹敵歟！（同上）

《峴山亭記》 一提峴山，那容更作淺語。抑揚唱歎，從舊事剝換生新。蓋政是肝膈與同，神情不隔也。

後幅應前，歸結本位，乃全不費力，非其用意所在。（同上）

《豐樂亭記》 挾引迴環，一線穿定，微嫌作態過甚，出鋒太多。然亦祇可爲知者道也。（同上）

《集古錄目錄》 清貴閒雅，不朽盛事，固應副以此文。（同上）

《蘇氏文集序》 既序其文，重惜其遇。歐公諸詩文集序，此尤爲盡力稱意之作，故子美得此而名益顯。

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，古人宅心之厚如此。（同上）

《釋祕演詩集序》 爲詩僧增長聲價，不得不從陰求奇士入手。借曼卿作引，筆曲而勁，中間波瀾溢出題外。蓋既安頓本人貼妥之後，即可縱筆寫及自身。大家爲文，必循題布置，而後能不爲題縛，皆此類也。（同上）

《梅聖俞詩集序》 自天隨子郊窮李死之說出，而詩能窮人，遂爲一談，牢不可破。白太傅亦云：「不用更教詩過好，相君官職是聲名。語出老師宿儒，勢且今後輩有姿性而無學者，安於所已至，而偶倖一第之人，乃至棄故業如敝屣。究之亦未必皆躋通顯，爲達官也。天下窮人多而達者少，窮人姓氏，不掛人齒者，何啻億萬，而詩人獨傳，則是詩能顯人，安見爲能窮人哉！至於達官中有文譽者少，亦以此道本難，而又心有分用，非以無文譽而得富貴也。前路持論甚確，可以正陸子之謬。吾更推論及此，俾後之學詩文者，篤於自信，弗爲世說所惑，則庶幾於此一脈，不爲無助焉。（同上）

《瀧岡阡表》只舉一二事，而廉吏節母之全體畢具，所謂銘體尚實，使可信今而傳後也。今人家傳，繁列鋪張，非唯欺天，抑亦誣祖，不轉睫而煙消灰滅矣。仁人孝子與慧業文人，原非兩種，卽此可想其用心。而歐公文名一代，位又幾極人臣，良非倖致。按崇公沒後四十餘年，鄭始以七十二卒，則是崇公沒時，鄭纔三十，大抵其繼配也。篇中何以不書？又「幸全大節」八字，未蓋棺，不當爲此自許語。若改爲荷國矜全，無大玷缺，則妥矣。此中分寸，唯韓最精，非歐所及。（同上）

姚範

【五代史（節錄）】徐無黨注。按皇祐五年，歐公與梅聖俞書云：「閒中不能作文字，祇整頓了《五代史》，成七十四傳，不敢多令人知。」至和三年，與徐無黨書云：「《五代史》昨見曾子固議，今卻從頭改換，未有了期。」又云：「仍作注有難傳之處，蓋傳本固未可，不傳本則下注尤難。」按此數語未詳，余疑今之注公自爲之，託名無黨也。歐公在夷陵，與尹師魯書云：「開正以來，始以無事治舊史。……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，分而爲二，分手作傳，不知如此于師魯意如何。」蓋公舊約師魯共爲之，而公後獨成此書也。

《伶官傳論》晁公武論吳鎮《五代史纂誤》云：「《通鑑考異》證歐史差誤，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。今鎮書皆不及，惟證其字之脫錯而已。」余檢《通鑑考異》，無其文，蓋《考異》有全書，而今附注於《通鑑》下者，或芟略之也。按劉仁恭父子未嘗事梁，又克用爲燕攻潞州以解梁圍，迄守光之立，克用之卒，